

怀故人

我的爷爷二三事

孙英山

我的爷爷孙清，生于1887年，虽然家庭贫穷，但是他上过私塾，接受过教育，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涵养有修为、性格开朗、思想进步的人。在我眼里，爷爷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爷爷一生酷爱养花。记得我小时候，老屋院子南北有一大一小两个花坛，北面矮矮的花坛里面，栽的主要是月季。那是爷爷上山刨的山月季（土名叫曲绿蓬）回家自己嫁接的，开得五颜六色，煞是好看。南面的花坛齐腰高，水泥打的面，上面摆满了各种盆栽花卉，琳琅满目。爷爷养的花主要是以木本花卉为主，如：桂花、栀子、橘子、长春、梅花、金枣、佛手、茉莉、盘龙香等。那些花卉经爷爷之手修整得造型奇特，美观大方。

那两棵金桂和银桂至今都已经70多年了，长得茁壮茂盛，我还精心养护着。每到中秋八月时，它们正是花繁叶茂时，香气四溢，沁人心脾。为了寻找到最好的花卉，我曾用自行车带着爷爷远到牟平花友家交换花卉，交流养花经验。

爷爷最拿手的还是栽培管理菊花。在我家老屋后的不远处，有一块巴掌大的菜园地。春天，爷爷把地刨好整平，除了种一些蔬菜外，还专门留下一方，栽了好几垄菊花。那些菊花有20多个品种，有墨菊、球菊、金丝菊等。爷爷把一棵棵菊花芽苗扦插在一垄垄的畦里，浇水、划土、掐芽、打叉、捉虫、施肥、整形、精心管理。那些菊花在爷爷的管理下，吮吸着雨露阳光，舒展枝叶，茁壮成长。秋天，满园各种颜色形状的菊花次第开放，姹紫嫣红，路过的人都驻足观赏，称赞花儿开得鲜艳漂亮。

九月菊花开满园。这时候，爷爷让我帮着把园里的菊花一棵棵移到花盆里，再搬回家，在东厢屋空房摆了满满一屋子，有30多盆。这些菊花在生长期，有强有弱，有高有矮。爷爷把它们用棘子针、樟立杆“关绑护托，别屈拉吊”，修整得高矮错落有致，蔚为壮观。爷爷用小小的竹片写上各种菊花的别称雅号，放在每个花盆的前方，如：“嫦娥奔月”“太真含英”“白鸥逐波”“贵妃醉酒”“昭君出塞”“胭脂点面”“柳浪闻莺”等。大家看到了，都赞不绝口。一位退休的老大哥夸我爷爷说：“清爷，你养花的技术比公园里的花匠还强呢。”离我家不远的学校办公室和大队会计室里，有人看到爷爷的菊花漂亮，都找爷爷要一盆，搬回家观赏。菊花花期长，放在客厅里，能开两个多月。

菊花盛开时，为了留下美好的瞬间，家人特意把邻村一位照相的老师傅请回家，一些街坊邻居纷纷在花坛前拍照留念。我的家人们也都在花坛摆放的菊花前拍了照片。

70多年后再看那些泛黄的黑白照片，里面的老人们都已经作古多年了，当年的我们如今也接近80岁了。遗憾的是爷爷不喜欢拍照，一辈子都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不过，爷爷慈祥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的脑海里萦绕浮现。

在我爷爷睡觉的东屋窗台上，摆

放着很多书籍，多是古书和医药方面的书籍，有《三国演义》《清史演义》《水浒传》《本草纲目》，还有《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等。我打小和爷爷在一铺炕上睡，爷爷经常教我认字背诗。像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唐诗宋词》，我都背得滚瓜烂熟。白天，爷爷带我在离家不远的残垣断壁的“兴隆庵”旁玩耍。庙里的泥胎被拉倒后，那里曾做过学堂。我捡到一些短小的石笔，爷爷教我在瓦片上练习写字。在没有上学之前，我就能认很多字，能背诵很多古诗古词，知道很多古人发奋读书的励志故事。

20世纪60年代，村里东西大街的房檐下有3个小喇叭，在那个没有收音机和电视机的时代，大家都喜欢在大街上听广播，了解一些国家大事。1954年，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回家时，特意订了一份《农村大众》报。每逢报纸送来，爷爷看过来看过去，就是不舍得放手，一份报纸也不知看了多少遍。爷爷还喜欢看古书，《三国演义》他不知看了多少遍。夏天，吃完晚饭，大家来到街上乘凉。在街口的几块大石头上坐了一堆人，爷爷把书里看到的情节讲给大伙儿听，每天晚上讲一段。他讲得绘声绘色，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前几天，一位老人对我讲，“你爷爷那时候非常较真”。有一天晚上，爷爷照常讲《三国演义》的故事，讲到曹操率领83万大军下江南这段故事。爷爷讲完以后，一个听故事的年轻人说：“什么83万大军，是82万大军。”说着，和我爷爷争论了起来。一个说是83万，一个说是82万，争论得不可开交。

一天，爷爷到村西他干儿子家聊天，说话间又提起此事。爷爷说：“成仁，你说曹操下江南究竟是83万大军还是82万大军？”他的干儿子说：“亲爹，管他83万还是82万，那都是讲故事，不足为信，管它呢。”爷爷说：“那不行，这中间差了一万人马了，那还了得。”

三

爷爷身材魁梧，一米八的个子，耳不聋眼不花，一生几乎没有得过大病。20世纪60年代后期，社会上兴起了老太太不许留把把髻、老爷爷不许留胡须的一阵风。爷爷本来须发皆白，留着长长的白胡子，蓬蓬松松飘在胸前，像故事中的森林老爷爷。后来村里强调老人不允许留胡子，我爷爷也顺应潮流，把长长的雪白的胡子剪去了。

爷爷生前，我父亲给他准备好了棺材，早年祖辈都是棺木土葬。爷爷80岁那年，让我用自行车带着他到“二公墓”（指烟台火葬场）去转了一圈，看了一眼。回来后，爷爷嘱咐我们说：“我死后也要火葬，把你爸给我准备的棺材，上木匠铺找木匠锯开，和你叔两家分了吧。”

爷爷思想进步，响应号召，不搞封建迷信。1975年2月24日，爷爷由于生土炉子煤烟中毒不幸离世。我们悲痛欲绝，遵照爷爷的遗愿实行了火化。爷爷是我们村第一个接受火化的人。

光阴荏苒，岁月匆匆，不知不觉爷爷离开我们快50个年头了。每每看到院子里爷爷留给我们的那两盆生长旺盛的金桂银桂，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爷爷。

舆地广记

龙口那些带“黄”字的村名

李启胜

龙口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好多村名都带个“黄”字，如“黄格庄”“黄家村”“黄城集”“黄河营”“黄山馆”“黄水河”等。

追根溯源，龙口市过去叫“黄县”，历史上在秦代就有“黄县”地名。1986年经国家批准撤销黄县，设立龙口市。在很多龙口当地人的口中还是习惯性地称龙口为黄县。提醒一下，假如你去龙口市旅游，一定要说清楚是去黄县还是龙口，不然会走错地方，黄县在东边，龙口在西边，相距好几十公里路程呢。

在龙口这些带“黄”字的村名里比较有名的是“黄河营”“黄山馆”和“黄城阳”。

黄河营村是清代一个很有名的海军军营遗址，在黄水河入海口，也是历史上北方重要的海军营地。据历史资料，这个营地可能要早于威海的刘公岛。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

家张炜先生和他的万松浦书院就建在距离黄河营村不远的那片青葱翠绿、郁郁葱葱的海边松林中。

龙口的“黄山馆”镇曾经是明清古驿，处于官府传递公文、运输官物和护送过往官员的交通要道上。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徐镜心故居就位于该镇。在这条古道上，古今多少名士和江湖豪杰都曾经在这个古驿休憩后，又奔上旅途。

群山环绕，山路崎岖蜿蜒，泉水叮咚，瓜果满山岗，黄城阳村就坐落在大山深处，革命年代被称作胶东“小延安”。在战争年代，黄城阳村民用生命和鲜血与日寇进行殊死斗争。抗战时期，许世友将军就曾经在黄城阳村坐镇指挥，至今村中还保留着许大将军曾经的指挥部。老区人民为缅怀将军，把将军当年攀登过的山顶的石头称为将军石，把将军走过的松林称为将军林，把将军蹚过的河称为将军河。

乡村记忆

拾草

于心亮

每到深秋时节，看着漫山遍野树叶凋零、草木衰败，就会有声音在心里随着高儿朝我叫喊：“赶快点，拾草去！”

我们村山地少，离村数公里外有座豹虎山，名字吓人，其实就是个不太高的小山包，有看山人常年看护着，平时谁也不敢去砍柴、搂点草。一直等到了深秋以后，村里才会按照户数划片抓阄放山拾草。我娘每回去抓阄前都用香胰子洗好几遍手，但每回抓的阄都很差。后来我娘就让我去抓，以为能换换手气，结果我抓的阄也很差。

放山拾草就两天工夫，村里人呼亲喊友来帮忙，山坡、沟坎都布满了人，比过年都热闹。我拾草是看见哪块草好，就割哪块，忙活半天也拾不到多少。我妈拾草则像给山坡剃头一样一点一点挨着割，割一片、划拉一片，慢慢地就显出了模样，我妈说这就叫积少成多。山里的草跟田埂上的草不一样，呈紫红色，有一股芬芳的香味，特别

耐烧。夕阳西下，人们推着装满草的车子回家，心里都满满得不行。而此时的山坡，光洁得能在上面打滚了。

我1992年参加工作以后，村里就不专门抓阄拾草了。到了深秋，谁愿意去山里拾草就去拾，看山人偶尔会来看看，叮嘱说别砍树木。有一次我用镰刀削了一点松树枝，结果被看山人看到了，非逼着我回家喊大人，没办法，我只好回家喊来我娘。看山人也没过多责备，反倒跟我娘拉了半天闲呱儿，叹息说以前的人爱烧草，现在的人都烧煤和液化气，谁都不爱动弹了。

记忆里，曾经放山拾草的一辈人最年轻的如今也都往五十岁以上靠了，更别提当年拾草的大人们了。现在去山野里游耍，草木深得都进不去人。许多时候在路上走，看到路旁有一片长得郁葱的草在秋风里摇曳，就忍不住想停下来，挥起镰刀割下来，然后捆成捆儿，背回家去……

投稿邮箱:ytwbtyj@126.com